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二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晁 上進

論

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
志林亦謂之海外論

武王論

平王論

隱公論上

隱公論下

襄公論

武王論

武王伐商以商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
蔡叔度相祿父治商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
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
商之子孫也史記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而周人也故不

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魏魏乎舜禹也禹吾無間然其
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
而孔子與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
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
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
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
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商巢之
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
爲法受惡左傳宣公二年趙穿攻晉靈公於桃園宣子
未出境而復大史書曰趙盾弑其君以示於
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
子占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借也越笑乃必周公作無

逸曰商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
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
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
或死於亂商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商君臣
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改過
否則商人改立君武王之待商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
王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
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荀文若
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
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豈教操反者哉以仁
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之不至

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

死之觀志前或傳云董昭等議加太祖九錫密以若或

能以憂死故吾常以文若為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

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

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

之子棄疾為王馭士王泣而告之既殺子南其徒曰行

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讎

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左傳襄公二十二年楚觀起有龐

東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

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暇問誰之罪也王曰令

尹之不能爾所知也臣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

南之臣謂棄疾請徒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唯二武王

親以黃鉞誅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

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蓋亦有不得已焉耳商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民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商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平王論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都復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

見周本紀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在定王六年素人降妖曰周其有顛王亦克能備其職諸侯服享

至千靈王生而有顯王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

其神聖无惡於諸侯

此誠哀伯之言見左傳威公二年

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

九鼎于洛邑

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

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

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

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

亡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

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

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効也

盤庚之遷商之舊也

商本紀云帝盤庚渡河

南復居湯之故居

都河

古公遷于岐

周本紀云去

去幽冀有文古公乃與私

方是

方是

方是

時周人如狄人也逐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

渡河恃齊而存耳

文公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齊威公封之于楚丘齊遷臨淄

云太公封于營丘至胡公徙都

淄晉遷于絳于新田

晉世

薄姑後獻公徙薄姑始治臨淄

獻公八年士蒍流公盡殺羣公子而城聚都之命曰絳

絳始都絳左傳成公六年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皆

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

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飢羣蠻叛之申息

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爲賈曰不可我能往寇

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

事見左傳

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煨燼

晉史蘇峻傳云峻爲

歷陽內史頗懷驕溢潛有異志護軍庾亮召爲大司農峻遂反卒殺亮人濟自贛江據蔣陵覆舟山因風放火

其蓋省及諸營手舍一時蕩盡遂陷宮城

兵大掠温嶠陶侃倡義武昌討平之

温嶠欲遷豫

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

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洪衛文大帛之冠

左傳閔公二年齊威公封衛于楚丘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注云大布鹿布大帛厚繒蓋用諸侯諒闇之

服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且北寇方強一旦示

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
本傳

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

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尊定不

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

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貳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

秦遷于大梁魏世家云秦將商君鞅我公子卬而襄奪

治大楚昭王畏吳遷于郢楚世家云昭王十二年吳復

郢項襄王畏秦遷于陳世家云項襄王二十一年秦將

復戰東北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世家云考烈王二十

保於陳城

不利而去楚東楚
都壽春命曰郢
皆不復振有亡兆焉東漢之末董卓
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亡
卓傳云卓近天子西都蓋楚
騎驅蹙更相踏籍飢
餓死掠積尸盈路
近世李景遷于豫章亦亡
景本都
遷其都于洪州事見五代史南唐世家
故曰周之失

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隱公論上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威公公曰為
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
公於威公而使賊殺公
見左傳隱公十一年
歐陽子曰隱公非攝
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
攝無疑也

蘇子曰春秋信史也隱攝而威弑著於史也詳矣周公

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曾公薨故稱公。史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次當立者為攝主。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元子且而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元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

子請退已上見左傳哀公三年正常元子之妻肥即康子也自秦漢以

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

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家之索而況

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安唯齊之君王

后史記田敬仲元世家齊湣王死子法章立是為襄王

建君王后賢事秦漢與諸侯信吾宋之曹高向也仁宗

光獻皇太后曹氏嘉祐八年三月尊為皇太后四月推同

大皇太后神宗欽仁憲肅皇后向氏元豐八年三月

蓋亦千一矣自東漢馬鄧不能無譏明帝之右曰氏

父故不死尊擅之幾而漢呂后魏胡武靈唐武氏之流

蓋不勝其亂後高后紀云惠帝崩太后臨朝制立

女死少長皆坐斬北史後魏后妃傳云宣武靈皇后胡

氏誕明帝踐北史後魏后妃傳云宣武靈皇后胡

朝為四方之所攸文武淵駢所在逆亂土崩魚爛由於
此矣唐史本紀云光宅元年廢皇帝為戶陵王皇太后
海朝林制天授元年除唐宗室王莽楊堅遂用以易姓
屬籍立武氏七庶改國號曰周王莽楊堅遂用以易姓
楊堅即隋文帝莽與堅皆外由是觀之豈若攝主之庶
戚一則篡漢一則篡後周

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愈於異姓之取
哉或曰君薨而百官揔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安用攝主
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而未出令則以禮攝
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
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
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元儒之陋者也其傳
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此解曾子問使子生而女則
上卿豈繼世者乎蘇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

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爲當然故吾不可
不論以待後之君子

隱公論下

公子翬請殺威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
授之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請公於威公而殺之

事見隱公十二年
菟裘魯邑也

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
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
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
繼室之子也

左傳曾惠公元妃孟子卒繼室以聲

死婦廢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

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其爲非嫡與威均耳而

子允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爲允少故攝代今允長矣可
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以授子允子允即威公也

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遜威雖

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施優來之

國語云晉獻公之優曰施通於驪姬驪姬問曰吾欲作

大事而難三公子之優曰徒如何對曰早慶之使知其極驪

姬曰安始而可優施曰必於中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之

申生由是得罪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東山里克諫之

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來之史記李斯傳趙

蘇以自立胡亥嘆曰豈宜以此干丞相哉高曰臣請爲

子與丞相謀之高乃力說丞相斯二不從高曰今釋此

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說丞相斯二不從高曰今釋此

爲寒心於是斯乃聽高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

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左傳僖公九年冬

于次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李斯不

卓于朝齊師秦師納晉惠公十月惠公殺里克李斯不

免於二世之虐趙高趙李斯與其子由謀反二世二皆

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

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
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
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斬之其德於
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
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二猶蝮蛇也其所螫草木
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嚙者歟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
中嘗見司馬師師有密疏未拜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
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之出魏氏春秋小
同即後漢魏元之孫王允之從王淳夜飲辭醉先寢淳
又附見元李傳注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淳疑已遂大吐衣
面皆污淳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允之總前從伯淳謂爲似
已常以自腐吐酒哀哉小同殆哉爰爰乎允之也孔子

事見晉史本傳

哀哉小同

殆哉爰爰乎允之也

孔子

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讀史得魯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宋襄公論

曾僖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蘇子曰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杜預云泓水

戰也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脯焉

有喪拜焉左傳僖公二十四年鄭伯將享宋成公問禮

子有事脯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杜預云有事祭宗廟也

也非列國諸侯之所敵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

狄之國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

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爲文王之師

不過此

公羊傳云君子大其不誦不成列能大事而不過此志大禮有君而无臣以爲難文王之戰亦不過

此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

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尔齊宣有牽牛而過

堂下者曰牛何之將以釁鍾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

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

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

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

左傳僖公十九年夏

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丁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杜預注云睢水之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而用祭

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若犬豕然此而不

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敗國圻乃欲以不

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

左傳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未既濟司馬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為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處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人能給其兄之臂以取食

趙此云而能忍飢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

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威

文之師存亡繼絕齊威公存那請祀三國猶不齒於仲

尼之門況用人於夷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

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社主陰二主

社天下不以為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

猶釋之春秋傳公十五年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

晉侯歸秦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左傳司馬子魚謂

伯即復公而况敢用諸淫昏之鬼乎襄公曰今一會而

襄公以諸侯為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可以文取也莊

傳贊云昔秦播詩書以立私淑并誦其得喪小大不同

其不能敷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

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漢王莽傳莽居攝元年三月己丑立

宣帝元絲嬰為皇太子号曰孺子及莽使莽無成則宋

襄公使襄公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

弊猶足以霸史記越世家自勾踐卒五山而王无疆立

以越不伐楚人不王疆時越北伐齊二威王使人說越王

是越逆釋而霸者王道失也故願大王之轉攻楚也於

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妾庸耳齊威晉文得管仲子

犯而興管仲子仇皆威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公子魚即

夷晏諫襄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

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二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三

迪功郎新紹興府嵯縣主簿臣郎

韓

上進

論

士燮論

孔子論

管仲論

范蠡論

子胥論

士燮論

鄢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陣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
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蘇子曰料敵勢強
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
以德而全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鄢陵之役楚晨壓晉
師而陳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欲戰

左傳成公十六年六月晉楚遇

於駟陵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從甲午晦楚晨壓晉卒

敗楚子傷目經書楚子鮑師敗績傳言及戰子反殞

命楚師敗忘其死王使止之不及而卒范文子疑若

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郤誅成公十七年晉厲

驅陵欲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晉童請先去三厲公

弒成公十八年春王正月癸申晉童死乙卯晦樂書

中行僂樂書中行僂使程滑殺厲公晉童死乙卯晦樂書

殺晉童樂書中行僂幾不免於禍先是三郤誅晉童

於朝而尸三脚余不忍益也遂免於禍曰晉國大亂鄢

陵之功實使之然也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

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夜光之珠明月之璧無因而至

前匹夫猶或按劍漢鄒陽上梁孝王書云臣聞明月之

按劍相而至前也則而况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

此天之所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
不忘戒懼中常之主統於立事忽於天戒日尋干戈而
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知
所悔天欲亡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
玩於寇讎而侮其人民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
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
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
故所用者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而喪其所守
哉由是言之有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
易則失之亦然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
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高紀七年
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乘勝逐北至樓煩遂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秘計得出

故終其身不事遠略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

之師高祖為太原留守故破竇建德虜王世充唐李

德三年命太宗討王世充太宗敗建德于北邱四年二月竇建

德率兵十萬以援世充太宗敗建德于北邱四年二月竇建

乃所過者下易於破竹杜預博云今兵威已振譬如

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本紀武德十三年十二月

以伐高昌破突厥正觀二年李靖代突厥頡利以獻終

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

故兵之勝負足以為國之強弱而國之強弱足以為治

亂之兆蓋有戰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樓而勾

踐以霸史記越世家勾踐為吳所敗乃以餘兵五十人

兵橫行於江淮東諸黃池之會而夫差以平吳當是時越

侯華賁號稱霸王黃池之會而夫差以平吳當是時越

王夫差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六月戊子越王勾

踐伐吳吳太子友其後累為越所敗夫差遂自剄死

有以使之也昔虢公敗戎于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曰

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左傳虢公二年虢

卜偃曰虢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力是大奪之鑿

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抗其民矣不可以五終至五

年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

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左傳成公十七年晉范文子

君驕後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雖將依矣受我者惟祝

我使我速死无及於難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使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

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

趙宣子也遠矣左傳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趙宣子

飲之酒伏甲於廟射之其右提弥明救之獲免乙丑趙盾

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境而後大史書曰趙盾其

孔子論

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惜也越竟乃免

魯定公十二年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使仲由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先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二三子入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子奔齊遂墮成公歛處父以成叛公圍成弗克肥上並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難成矣孔融曰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後漢孔融傳云融嘗奏宜準古王畿之制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操疑其所論建漸廣益肆之使令路粹誣奏融遂融特言之耳安能為哉操以為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昭公死於外從者皆不敢入雖子家羈亦亡魯昭公為季氏所逐竟于未和家羈曰若羈也君知其出季氏之忌克侵害如此雖其勢

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蓋不滅曹也孔子安能以是時

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之春秋方是時三家雖

若不悅三家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然莫能違孔子用事於魯得政

與民而三家畏之歟則季氏之受女樂也孔氏能却之

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為政於魯

十人皆衣丈夫衣而舞康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孔子

子遂行宿乎屯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欲

可夫歌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

出走彼婦之謂可以死敗是孔子畏季氏季氏不畏孔

子也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家之隙也哉蘇子曰

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六卿不服則齊晉無不亡

之道三家不臣則魯無可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

無急於此者矣彼晏嬰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惟禮可

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

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齊侯與晏子坐于路

緩公數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其陳氏乎陳氏之施民歌弄之矣公曰是可是可若何對曰惟孔可以已之在孔家施不反國民不遷費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偏大夫不取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也

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替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家不疑其害已此必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此爲無疑矣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常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吾是以知孔子之欲治列國之君臣如春

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
二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
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孔子伐之將若之何
對曰陳常弑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
可克也左傳哀公十四年六月齊陳常弑其君于舒
此此豈禮告而已哉哀公患三家之逼嘗欲以越伐魯
而去之矣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
越夫以蠻夷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斷可見矣
左傳哀公二十六年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臯如右
齊宋樂夜納衛侯文子茂王孫齊私於臯如曰子將大
而衛平納君而巳乎臯如曰寡君之命无他納衛君
納之衆曰勿納公不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
敢入師還立悼公
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

也
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家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

管仲論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

三族謂洩氏

而以鄭

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曰不可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繫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認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左傳

僖

七年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

違曹沫之盟

史記

齊

曰家云齊與魯會於柯曹沫以上

後悔欲无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以為棄信於諸侯不可於是迷與地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皆盛

德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

刑其國使家有三歸之病而國有六嬖之禍

左傳信公十七年云

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

故威公不王而孔子小之然其子

之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

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徙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蓋過

矣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也可以為

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太公之治

齊也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事見天

下誦之齊蓋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其奔

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必有齊國也

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云初懿氏

妻敬仲其妻卜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謂有

鸞之後折育于姜及生敬仲陳侯使同也筮之遇觀之

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

然威公

齊侯命勳仲為媿公于元世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
為工正發作即公于元世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
霸而不殺重耳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
子乎天舒與之部能廢之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莫天必有太谷乃送諸秦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
殺吳王濞濞相之曰高帝立濞為吳王也拜受印高祖召
背曰漢後五十年東有亂豈若我相獨梅業已拜國閉其
然天下一家謹无反漢南有亂豈若我相獨梅業已拜國閉其
之言而不殺劉元海晉戴純云齊王傲言於武帝開齊王傲
寧王保明之帝曰海長者暉為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
君王保明之帝曰海長者暉為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
垂晉戴純云慕容容垂奔于符堅曰吾方以義授英豪今
而害之人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
荆謂我何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
美與丹所服張守珪京師帝赦之九齡曰祿山狼
子野心有逆相有即事京師帝赦之九齡曰祿山狼
街知不勤枉害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
忠良卒不用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此
七人者失於不殺以啓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有以

自致敗亡非不殺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重賦雖有田

氏齊不可取左傳昭公三年齊景公問晏子曰何貴何賤於是景公繁於刑有鬻踊者故對曰踊

其履賤又話叔向曰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

王不用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敗楚將子玉剛而无禮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漢景帝不害太子不用晁錯雖

有吳王濞無自發漢傳云孝文帝時吳太子入見得侍皇

引博局提殺之吳王由是怨望吳太子爭道不恭皇太子

而晉武帝不立孝惠雖有劉元海不能亂晉紀云惠帝

朝廷咸知不堪政事武帝亦疑焉賈妃用給使張淑計

為具草以決事令太子書之武帝賢而大悅太子遂安

壞故元海之亂乘間而作符堅不貪江左雖有慕容

垂不能叛堅決意必欲滅晉大為謝元羊所敗堅單騎

志說堅請巡撫燕岱因發明皇不用李林甫揚國忠雖

兵反竟以滅秦事見載記

有安祿山亦何能為

祿山傳云帝春秋高變諸鉗固李

山討天下可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

取逆謀日磾秦之由余漢之金日磾唐之李光弼渾瑊

之流皆蕃種也何負於中國哉秦紀由余戎人也穆公

傳本匈奴休屠王太子後歸漢廷以忠孝著名李光弼

訓整天下服其威名戰功為中興第一渾瑊傳而獨殺

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元海祿山死有餘罪

自當時言之則不免為殺無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

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

可勝既乎漢景帝以怏怏而殺周亞夫亞夫傳云上賜

亞夫願謂尚帝取著上曰此非不足君所乎亞夫免冠

謀因趨出上月送之曰此鞅以非少主臣也後其子為

父買甲指為葬器事連汗亞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融

夫下任尉獄因歎血而死晉文帝以卧龍而殺嵇康

云曹操以數名重天下外相

容忍而潛忌正議後竟殺之

康博云康與鍾會言於文帝曰若康則能也不
可起公憂天下所以康為重耳因諸康欲助母丘後宜
因霖除之帝既聽晉武帝亦以名重而殺夏侯元
信會遂非遇害皆重名於時及李豐之禍元曰豐黨
云夏侯元何晏皆有名於時及李豐之禍元曰豐黨
亦被殺司馬文王統帥諸將景王兄弟會葬賓客
會趙司空葬平先是司空趙儼景王兄弟會葬賓客
以百數元時後至眾賓客成越席而迎景王由是惡之
皆夷三族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或南史王或博云
時為中書令上既有疾慮一旦晏駕景文門族強齊後
盛歲幕不為純臣疾鳥乃遣使送藥賜景文死
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北史斛律光博云光字明月與
寬懼光乃作謠言令問謀隔之於木云百斗飛上天明
月照長安又曰有山不排自崩木不扶自植與天授
漢協謀以謠言害帝後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君羨
竟誣以不軌遂殺之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君羨
先是正觀初太白數見太史占曰女主昌又謠言當
有女武王者會內宴為酒令各言小字君羨自陳曰五
烈子帝愕然因突曰何物女子乃此讖邪忌之未幾出
為垂州刺史會御史劾奏君羨與狂人為奸言謀不軌
遂下詔武后亦以讖言而殺裴炎兵右議討之炎曰天

子年長矣不豫政故孺子有辭今若復子明辟賊不計而辭崔營曰炎受顧托身總大權聞亂不討此必有異圖右乃捕炎送詔世皆以謂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愛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甚矣世之人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為口實左傳莊公六年楚文工伐申過鄧二折侯享之雖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愈甚乎吾以謂為天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謹起居飲食節聲色而已節謹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已殺人矣彼八人者皆未病而服藥者也

范蠡論

越既滅吳范蠡以謂勾踐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

不可與共安樂乃與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

大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以去矣

見史記本傳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

夫好貨天下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歛積實者何至

耕于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蠡散蠶積謂陶朱公父

子耕蓄逐利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蹟混窮事見越世家非貨殖傳此何爲者哉豈非

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名遂身退老子持而盈之章云金玉滿堂莫之

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

踐有大度能終始用蠡蠡亦非清淨無爲以老於越者

也吾故曰蠡亦鳥喙也仲連言帝秦之害於新宜術二不取後言帝秦秦圍趙將闢之爲却軍五十里會魏公子兵至其圍遂解平原

平原

君欲封連以千金爲壽笑曰所貴乎天下士者爲人排
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爲
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屈於
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紀傳上見使范蠡之去如魯仲
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秋已來用捨進退未有如
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子胥論

楚平王既殺伍奢伍尚而伍子胥亡入吳事吳王闔閭
又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興兵又唐蔡伐
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勝而前五戰遂至
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旣不得乃掘平
王墓出其屍鞭之五百以報父兄之讎見史記蘇子曰

子胥種蠱皆人傑而揚雄曲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玼

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鞭尸籍館為子胥之罪

揚子重

問子胥種蠱孰賢曰胥也俾其生亂破楚入郢鞭尸籍館皆不由德謀越諫者不式不能去卒服之佳云籍館

舍室也吳既入郢君舍君

以不強諫勾踐而栖會稽為

種蠱之過

又云種蠱不強諫而山樓俾其君訓社稷

雄

開古有三諫當去之說

三諫而人臣者不聽則逃之

即欲以律

天下士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

之奇洩冶乃可耳

晉侯假道於虞以伐魏言之奇當諫

年陳靈公與夏姬淫於朝

至如子胥吳之宗臣與國

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

去魯未嘗一諫又安用三父受誅子復讎禮也生則斬

首死則鞭尸發其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

而慙之雄獨非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
子胥意也勾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二子若先戰而強諫
以死之則雄又當以子胥之罪罪之矣此皆兒童之見
無足論者不忍二子之見誣故爲一言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三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四

迪功郎新紹興府嵒縣主簿臣郎 擘 上進

論

六國論

始皇論上

始皇論中

始皇論下

商鞅論

范增論

六國論

春秋之末至于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其謀夫
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雞鳴狗
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不可勝數越王
勾踐有君子六千人國語云越王以其私卒君子六千
人為中軍注云私卒君子王所親
折者近有志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

入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史記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致

食客三千人田文號孟嘗君實客三千薛人趙公子勝

號平原君善賓客至者數千人與數萬春申君有客三

千人其上客皆躡珠履曰不韋實客不如諸君亦招

致三千人田文傳贊云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

子弟與薛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齊稷下談者亦

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蓋六萬餘家矣齊稷下談者亦

千人齊世家云宣王喜文孝游談之城門也談者之士期

會於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魏世家云文

藝客段干木賢人是孔國人稱仁燕世家云昭王早身

厚幣以札賢者士爭趨燕又云太子丹陰養壯士求刑

王素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斷養皆天下

俊傑而田橫亦有士五百人耳蘇傳贊曰張耳陳餘皆天

下俊傑田橫傳云橫有客五百其見於傳記者如此度

人在海中聞橫死亦皆自殺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役人以自養者民何

以支而國何以堪乎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

之有姦猶鳥獸之有鷙猛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別
各使安其處則有之矣鉏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攷
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
於此不可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
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也故先王分
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
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于一三代以上出於學
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
秀者而升之李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李
者不征於司徒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儒林
徒曰造士有將文李敬長上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云耶因縣官有將文李敬長上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魏文帝為魏王時三
師京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魏文帝為魏王時三
所延康元年吏部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
立九品官人之法州縣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

賢有識蓋者為之區別人隋唐至今出於科舉盧肇國

物第其高下事見三國志史補云

進士科始於隋大業中盛於正觀求微之際縉紳雖位

極人臣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都會謂之宰場通稱

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進士互相推敬

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既捷列姓名

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謔於曲江亭謂之曲江會此其大略也雖不盡然取其多者

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

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

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推魯無能為者雖欲怨叛而莫為

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用李

斯之言而止斯傳云始皇因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渠

始皇遂除逐客之令既并天下則以客為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

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

故墮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

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槁項黃馘以

老死於布褐乎

莊子列禦寇篇宋人曹商謂莊子曰夫

之所短也一吾万乘之主而

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

陳勝傳云勝少時嘗與人膏耕輟耕之壟上慨然甚父

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而應曰若為傭耕何留貴也

勝太息曰燕雀焉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

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飢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

皇為智吾不信也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

代相陳豨過代從車千乘

豨傳云豨少時常稱慕魏公

過豨賓客隨蕭曹為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

之者千餘乘至密然吳濠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

吳濠傳云濠招致天下亡命淮南王安傳云安招致賓客

方術之士數千人梁王武傳云武招延四方豪傑自山

東游士莫不至魏其侯竇嬰傳云游士實客爭歸嬰武安侯田蚡傳云蚡新用事卑下實客豈懲秦之禍以謂爵祿不能盡索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始皇論上

秦始皇十八年取韓二十二年取魏二十五年取趙取楚二十六年取燕取齊初并天下蘇子曰秦并天下非有道也特巧耳非幸也然吾以謂巧於取齊而拙於取楚其不敗於楚者幸也嗚呼秦之巧亦割智伯而已韓魏肘足接而智伯死智伯與韓魏伐趙以國人圍而灌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二子乃陰與趙合遂殺智伯見戰國策秦知割智伯而諸侯終不知師韓魏秦并天下不亦宜

乎齊僭王死法章立君王右佐之秦猶伐齊也

田敬仲世家云

僭王死求其子法章立是為襄王立太史氏女為王右是為君王右十四年秦擊我剛壽是秦猶伐齊也

章死王建立六年而秦攻趙齊楚救之趙乏食請粟於

齊而齊不與秦遂圍邯鄲幾亡趙

世家云十九年襄王卒子建立六年秦攻

趙趙無食請粟於齊又不聽秦破趙於長平四十餘年遂圍邯鄲趙雖未亡而齊之亡

形成矣秦人知之故不加兵於齊者四十餘年夫以法

章之才而秦伐之建之不才而秦不伐何也太史公曰

君王右事秦謹故不被兵

世家云始君王右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

月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秦欲并天下耳豈以

謹故置齊也哉吾故曰巧於取齊者所以大慰齊人之

心而解三晉之交也齊秦不兩立秦未嘗須臾忘齊也

而四十餘年不加兵者豈其情乎齊人不悟而與秦合

故秦得以取三晉三晉亡齊蓋岌岌矣方是時猶有楚與燕也

三國合尤能以拒秦秦穆出兵伐楚伐燕而齊不救故一國亡

而齊亦虜不閱歲

世家云君正右死右勝相齊多受秦間金與賓客皆勤王朝秦不備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

國既滅齊乃發兵守西界不通秦使嗚呼亦晚矣秦初

遣李信以二十萬人取楚不克乃使王翦以六十萬人

攻之

王翦傳云初始皇問李信吾欲取荆用幾何人信曰不出二十萬又問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

始皇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伐荆荆大破信軍始

皇乃復用翦又曰必又得臣非六十五人不可始

翦於之翦大破制軍歲餘蓋空國而戰也使齊有中主

具臣知亡之無日而掃境以伐秦以久安之齊而入厭

兵空虛之秦如反掌也吾故曰拙於取楚然則奈何曰

古之取國者必有數如取亂齒也必以漸故齒脫

不知今秦之易楚以為是亂齒也可援遂扶其口一拔

而取之兒必傷必嚙故秦之不亡者幸也非數也吳為

三軍迭出以肆楚三年而入郢左傳昭公三十年吳子

楚執政眾而乘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一師至彼

於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嚴亟肆以罷之多

之楚於是乎始病後卒入郢弢乃楚所都肆勞也晉

之平吳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然卒倚孫皓

者矣枯隋之平陳文帝問取陳之策於高敏敏對曰江

之策也發其農時彼既聚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

更集其農時彼既聚發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足得

益倍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足文帝用其策陳人始困

字以其一名敏故也皆以是物也惟符堅不然使堅

知出此以百倍之眾為迭出之計雖韓白不能支而况

謝元牢之流乎晉晉遺徐州刺史謝元龍豫符軍別

年之等拒之堅東
大敗事見載記

吾以是知二秦之一律也始皇幸勝

而堅不幸耳

始皇論中

秦初并天下丞相綰等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填
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羣臣皆以為便廷尉斯曰周
文武所以封建子弟同姓甚衆然屬族踈遠相擊如仇
讎諸侯更相誅伐天子不能禁止今海內賴陛下神靈
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之甚足易制
天下無異議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
共苦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之靈天下初定又復
立國是植兵也而求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
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監規史記蘇子曰聖人不能為

時亦不失時

戰國策秦客卿造曰至時非聖人所能為

也能不失時而已

三代之興諸侯無罪不可奪削因而

君之雖欲罷侯置守可得乎此所謂不能為時者也周

衰諸侯相并齊晉秦楚皆千餘里其勢足以建侯立屏

至於七國皆稱王行天子之事然終不立諸侯不立強

家世臣者以魯三家

三家謂季孫氏叔孫氏仲孫氏並專權魯國至昭公遂為季氏所逐

晉六卿

六卿謂晉之智氏中行氏范氏韓氏趙氏並專權晉國至魏氏並專權晉國趙氏並專權晉國

為戒也

田氏乃陳敬仲之後因自陳奔齊改田氏遂執齊政至田和乃篡齊

畏諸侯之禍也非獨李斯始知之始皇既平天下分

都邑置守宰理固當然如冬裘夏葛時之所宜非人之

私智獨見也所謂不失時者而季士大夫多非之漢高

帝欲立六國後張子房以為不可

子房傳云漢王與酈易其謀懷楚權酈生

請立六國後漢王以龜生計告良世未有非之李斯之

論與子房何異世特以成敗為是非爾高帝聞子房之

言吐哺罵鄼生漢王用史言轅食吐哺罵曰知諸侯之

不可立明矣然卒王韓彭英盧高帝以韓信王楚彭越

豈特高帝子房亦與焉子房嘗勸高帝取淮陽以東傳

故柳宗元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見宗元

之論封建者曹元首陸機劉頌曹景字元首魏少帝族

代之略云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

故傾危而莫救云云晉陸機嘗著五等諸侯論亦見文

王知帝業至重天下至曠故並建五長所以洪其制也

不以一途論封建大略云善為國者任勢而不任人郡縣

報近多違而遠慮固疏見本傳及唐太宗時魏證李百

藥顏師古其後劉秩杜佑柳宗元宗元之論出諸子皆

變矣唐文宗室薄黃云天下已定宗元與蕭瑀等謀討建

月更始後二帝自命晉祚之短長不緣封建而傾解古獨

議從帝侯當至少其力與州縣雅治以相繼持然天子由

是羅不其議至名儒劉秋因武氏之禍則建論郡縣可

以深探其本據古驗今而反復為佑之言曰建國之制

初皆營石然則鼎峙力爭陵遲而後已故其為速也

長列郡之制始則天下不一轉據則上崩俱廣然而其定

重堯舜三王莫遠去之非不為夫之勢不可也素後六

國列都置守宰欲天下雖聖人復起不復易也故吾

取其說而附益之曰凡有血氣必爭爭之必以利左傳

十年晏子謂臣子曰比有血氣皆自爭心然則不可強

利莫不於封建封建者爭

之端而亂之首也自書契以來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父

子兄弟相賊殺有不出於襲封而爭位者乎自三代聖

卷之六

七

人以禮樂教化至刑措不用然終不能已其弑之禍秦漢以來君臣父子相賊害者皆諸侯王子孫其餘卿士大夫不世襲者蓋未嘗有也近世無復封建則此禍幾絕仁人君子忍復開之歟故吾以為李斯始皇之言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

始皇論下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傳云趙高者法趙國人也秦王以為中車府令高有大罪令蒙毅執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蒙其官罷蒙之復其官爵也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始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李斯傳蘇子曰始皇制天下重輕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

茲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

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臣傳云括州三十萬乘

入則御前侍任外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

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

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

言智然天之士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之

治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

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

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彊後漢宦者傳云彊

帝時劉封宦者以彊為都鄉侯彊固辭因言中常侍曹

節等使邪勳能宜止封賞時亦多尚私蔽每觀國貢獻

先輸中府名為導唐張承業二人五代史張承業傳云

承業信宗時宦者也

史事莊宗民心不測此所以蓄積金粟收市兵馬勤課

覆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後聞莊宗已謀

諸將即帝位承業力疾苦諫頃後卒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唐之社稷莊宗不聽竟不食而卒號稱善良豈可望一

二於千萬以邀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

漢威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威靈肅代之世宦官如曹

陝皆導權用事獨亂天下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於趙

事見後漢并唐史宦者傳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如皇

高恭顯之禍李斯傳云趙高入宮管事二十餘年如皇

石顯宣帝時皆任中書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

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

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

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

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陳勝傳云勝乃諫諍公而

蒙恬恃重真在外使二人不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

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曰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謂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鞅傳云商君舍客舍客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无驗者坐之商君謂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孰視始皇環視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刺客傳云荆軻逐走羣臣皆愕卒赴不意失其度而秦法羣臣待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皆館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之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

公曰平易近民必歸之

史記魯世家伯禽封魯三月而後魯政太公封齊五月而

夫政不簡不歸民不有近平易近民必歸之孔子曰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夫以忠恕為心而

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

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

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

云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

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

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一人立威於棄灰於道者刑

禍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鞅刑其父復犯約遂斬之積威

信之劇以及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之不可測

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制刑文王世子云公族无

又曰宥之宥司又曰宥不對走出致刑于甸人今至使人矯

殺太子而不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
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
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
矣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李斯傳云扶蘇發書泣入
內舍欲自殺也扶蘇為人仁謂
曰安知其非詐請復請而後死未莫也扶蘇為仁謂
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矣太子傳云江
充至太子宮蠶蠱得桐木人時土疾避暑甘泉宮知訴
太子急遂捕斬充因發兵与丞相劉屈氂等戰
之必不察也矣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
二君之子者寧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
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
者

商鞅論

公因讀戰國策論商君功罪有言後之
君之福而未受商君之禍者吾為之
懼矣觀此則知此論亦為刑公發也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

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強

天子致肱於孝公諸侯畢賀

見史記本紀

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暗於大道取以爲史吾以

謂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而進姦雄特

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洪羊之功也自

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桑洪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

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

荆公詩有時人莫要非商

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之無幾其功此司馬遷之罪也秦

句故公名突皆宗之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

不爲聲色遊畋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強乎秦之所

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穡之効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供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史記平準書云桑供羊頡人罷置平準均劑民不益賦而善乎司馬光之言曰天下安上用鏡於是罷甯左無長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官則在民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已上見溫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污口舌書之則污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己也夫堯舜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

樂也故為商鞅桑洪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曰所貴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己而已此世主所以人甘心而不寤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千金方有寒食鍾乳散服此藥者一切冷食惟用自皇甫士安已降有進諫者无不發背解體以取顛覆藥石林遊暑錄云魏晉間尚服寒食散通謂之服散凡有數方並載之千金方中而皇甫謐服之遂為殺人此好服食之過也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服寒食散不幸哉而吾獨何為効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洪羊之術破國亡家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便美而亡其禍之慘烈也

范增論

漢用陳平計間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

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

卒伍未至彭城疽發背死項傳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

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爾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

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高紀云沛公見羽鴻門

目羽擊沛公羽不應當以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

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

知幾其神乎詩曰如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

殺卿子冠軍時也羽傳云宋義號卿子冠軍羽晨朝義即其帳中新義頭陳涉之

得民也以項燕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

之叛之也以殺義帝且義帝之立增爲謀主矣羽傳云

項梁復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立之從民望也後羽陽尊懷王爲義帝陰使九江王布殺義帝義帝

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
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殺
義帝之兆也其殺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
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
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
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高紀云項羽怒秦破項
梁願與沛公西入關燒
王諸老將皆謂項羽不可遣獨沛公素識卿子冠軍於
寬大長者義帝卒不許羽而遣沛公
稠人之中而擢爲上將羽傳云懷王見宋義與計
事而發之因以爲上將軍不賢
而能如是乎羽旣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
殺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
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
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

疑增必自此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
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
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七十羽傳云居
年七十素合則留不合即去不以此明去就之分而欲
好奇計依羽以成功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高帝曰項羽
不能用此所以為增不去項羽不亡亦人傑也哉
我禽也見李純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四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之十五

迪功郎新紹興府嵎縣主簿臣郎 聃 上進

進策五篇

此係應制科特所上進卷公嘗有辨武
館職策問對子共間一節云臣昔於
仁宗朝奉制科所進策論及所答聖問大力
皆勤 仁宗夙精庶政昏祭百官果斷而力
行即此 策是也

策總叙

王明清擇壘錄云東坡祖
名序文多云引或依叙

策略一

策略二

策略三

策略四

策略五

策總叙

呂氏童蒙訓云讀三蘇進策養吾
氣他日下筆自然騰騰所各倚處

臣聞有意而言意尽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蓋有以
一言而興邦者有三日言而不輟者史記秦本紀錄公
見百里奚與語國
故云謝曰臣亡國之且何足問公曰真君不用子一言
故云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錄公大悅授之國政

而興邦不以爲少而加之毫毛三日言而不輟不以爲多而損之一辭古之言者盡意而不求於言信已而不役乎人三代之衰李校廢缺聖人之道不明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士未知科率之利故戰國之際其言語文章雖不能尽通於聖人而皆卓然近於可用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自漢以來世之儒者志已以徇人務爲射策決科之學蕭望之傳望之射策甲科爲郎顏師古云崑之明經必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定爲甲乙之科別而置之其言雖不叛不使彰顯有人射者隨其所取得而擇之于聖人而皆泛濫於詞章不適於用臣常以爲晁董公孫之流皆有科率之累文帝十五年詔率賢良舉在選中武帝元光元年詔率賢良於是董仲舒公孫言有浮於其意而意有不尽於其言洪出焉見洪紀今 陛下承百王之弊立於極文之世而以空言取天

下之士繩之以法度考之於有司臣愚不肖誠恐天下之士不獲自盡故常深思極慮率其意之所欲言者爲二十五篇曰略曰別曰斷州江李泰伯嘗一公書云統始而行之以次至于終篇旣名其略而治其別然後斷之於終庶幾有益於當世

策略一

臣聞天下治亂皆有常勢是以天下雖亂而聖人以為無難者其應之有術也水旱盜賊人民流離是安之而已也亂臣割據四分五裂是伐之而已也權臣專制善作威福是誅之而已也四夷交侵邊鄙不寧是攘之而已也凡此數者其於害民蠹國爲不少矣然其所以爲

害者有狀是故其所以救之者有方也天下之患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不知其然而然者是拱手而待亂也國家無大兵革幾百年矣天下有治平之名而無治平之實有可憂之勢而無可憂之形此其有未測者也方今天下非有水旱盜賊人民流離之禍而咨嗟怨憤常若不安其生非有亂臣割據四分五裂之憂而休養生息常若不足於用非有權臣專制擅作威福之弊而上下不交民臣不親非有四夷交侵邊鄙不寧之災而中國皇皇常有外憂此臣所以大惑也今夫醫之治病切脈觀色聽其聲音而知病之所由起曰此寒也此熱也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及其他無不可爲者今且有入悅然而不樂問其所苦且不能自言則其受病有深而

不可測者矣其言語飲食起居動作固無以異於常人
此庸醫之所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
也史記扁鵲於公傳云扁鵲鄰人姓秦氏名越人少遇
長桑君授以禁方以此治病盡見五臟扁鵲過齊見
齊威侯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成侯曰寡人無疾
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成侯曰
寡人無疾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骨髓不治將
威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骨髓不治將
人問其故扁鵲曰病之尾膜理也湯熨之所及也其在
脈針石之所及也其在骨髓酒醪之所及也其在骨髓
難司命无秦之例令在骨髓酒醪是以前請也後五日
候隨病使人召扁鵲二已逃去威侯遂死太倉公者
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同郡元里其病之
所由起者深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因循苟且之
所能去也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補葺漢
唐之故事以爲區區之論可以濟世不已踈乎方今之
勢苟不能滌蕩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見其可也臣嘗

觀西漢之衰其君皆非有暴驚淫虐之行特以怠墮弛廢溺于宴安畏葸朞月之勞而忘千載之患是以日趨于亡而不自知也夫君者天也仲尼贊易稱天之德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由此觀之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以其動而不息也惟其動而不息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而不亂其光爲日月其文爲星辰其威爲雷霆其澤爲雨露皆生於動者也使天而不知動則其塊然者將腐壞而不能自持况能以御万物哉苟天子一日赫然奮其剛健之威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則智者願効其謀勇者樂致其死縱橫顛倒無所施而不可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群臣雖有伊呂稷契無如之何故臣特以人主自斷而欲有所立爲先而後論所以

爲立之要云

策略二

天下無事久矣以天子之仁聖其欲有所立以爲子孫萬世之計至切也特以爲發而不中節則天下或受其病當宁而太息者幾年于此矣蓋自近歲始柄用二三大臣而天下皆洗心滌慮以聽朝廷之所爲而數年之間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此其故何也二虜之大憂未去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聞之師曰應敵不暇不可以自全自全不暇不可以有所立自古創業之君皆有敵國相持之憂命將出師兵交于外而中不失其所以爲國者故其兵可敗而其國不可動其力可屈而其氣不可奪今天下一家二虜且未動也而吾君吾相

終日皇二焉應接之不暇亦且爲執事者不取也昔者大臣之議不爲長久之計而用最下之策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以資強虜此其既往之咎不可追之悔也而議者方將深罪當時之失而不求後日之計亦無益矣臣雖不肖竊論當今之弊蓋古之爲國者不患有所費而患費之無名不患費之無名而患事之不立今一歲而費千萬是千萬而已事之不立四海且不可保而奚千萬之足云哉今者二虜不折一矢不遺一鏃走一介之使馳數乘之傳所過騷然居人爲之不寧大抵皆有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以觀吾之所答於是朝廷洵然大臣會議既而去未數月邊遽且復告至矣

國語云以遽乃至帝
昭注云遽即傳也

由此觀之二虜之使未絕則中國

未知息肩之所而況能有所立哉臣故曰二虜之大憂
未去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爲也中書者王政之所由出
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而不知其他者也未至逸
無以待天下之勞非至靜無以制天下之動是故古之
聖人雖有大兵役大興作百官奔走各執其職而中書
之務不至於紛紜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則夫禮樂刑
政教化之源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何時而議也
千金之家久而不給使販夫孺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
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
簪之資鄧通傳云一簪不得着身亦足以富何遽至于皇二哉臣嘗
讀吳越世家觀勾踐困于會稽之上而行成於吳凡金
玉女子所以爲賂者不可勝計既反國而吳之百役無

不從者使大夫女女子于大夫士女女子于士春秋貢獻不

絕于吳府此輩世家顯略國語云越王勾踐棲於會稽

足必厚君矣願以金玉子女賜君之辱請勿踐女女於

王大夫女女子於大夫士女女子於士越國之室皆罪從夫

差欲與之成子胥諫之復斷美女納之吳嘗切怪其蠻

夷之國承敗云之後救死扶傷之餘而賂遺費耗則不

可勝計如此然卒以滅吳國語云勾踐伐吳敗之於圍

滅吳及地名也則為國之患果不在費也彼其內外

不相擾是以能有所立使范蠡大夫種二人分國而制

之范蠡曰四封之外種不如蠡使蠡主之凡四封之外

所以待吳者種不知也四封之內蠡不如種使種主之

凡四封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蠡不知也國語云越王

敵國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華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

守於國與范蠡入官二人者各專其能各致其力是以

不勞而滅吳其所以賂遺于吳者甚厚而有節也是以

財不匱其所以聽役于吳者甚勞而有時也是以本不

搖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而吳國固在其指掌中

矣今以天下之大而中書常有壘夷之憂宜其內治有

不辦者故臣以為治天下不若清中書之務中書之務

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 今夫天下之財率歸之司農

漢百官公卿表治粟內史秦官掌穀貨有兩丞景帝
元手更名大農令武帝太初元始更名大司農天

下之獄率歸之廷尉漢百官公卿表廷尉掌刑辟

年更名天下之兵率歸之樞密對持文武二柄號為中書

大禮 府孔遇 同蓋 建於 唐以 中官 二人 為使 與兩 軍中 尉

謂之四貴 朱梁改為 崇政院 置使 判官 後省 判官 置副

在密 樞密 權及 即位 時 宣徽 使 劉 處 遜 燕 樞密 使

六

會下內要少以其印付中書門下廢其院開運元年
中書門下請復置令亦有東院西院二印但行東院印
置使副使或通知院同知院並使均知
院不並置又於發書院事同發書院事而宰相持其

大綱聽其治要而責成焉耳夫此三者豈少於蠻夷哉

誠以爲不足以累中書也今之所以待二虜失在於過

重古者有行人之官掌四方賓客之政當周之盛時諸

侯四朝蠻夷戎狄莫不來享故行人之官治其登降揖

遜之節牲芻委積之數而已周官行人之職掌邦國賓

者凡四方之使者大客則賓小客則受其至於周衰諸

侯爭強而行人之職爲難且重春秋時秦聘于晉叔向

命召行人子負負音云下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曰秦

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秦晉賴之不集三軍暴

骨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緄如晉隨成叔向
命召行人子負子朱曰朱也當御叔向

朱怒曰班爵同何以黜朱於朝托頓之不集三軍暴骨

暴初其後楚伍員奔吳為吳行人以謀楚而卒以入郢

史記伍子胥傳子胥名員以父伍奢兄伍尚為楚平王

而與謀國事其後吳楚乘勝西劉之興有典屬國漢

而前五戰遂至郢都楚所都也西劉之興有典屬國百

官公卿表典屬國秦官掌夷降者武帝元狩二年昆

邪王降復增屬國置都尉丞候十人屬官九譯令成帝

并大鴻臚故賈誼曰陛下試以臣為屬國請必係單

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咎其背舉匈奴之衆惟

上所令匈奴傳云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

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上為單于閼氏使說傳

至因降單于單于受幸之乃教其今若依行人屬國特

無愛漢物數侵辱漢使大為憂患今若依行人屬國特

建一官重任而後責之使宰相於兩制之中舉其可用

者而勿奪其權使大司農以每歲所餽於二虜者限其

常數而豫爲之備其餘者朝廷不與知也凡吾所以遣使于虜與吾所以館其使者皆得以自擇而其非常之辭無厭之求難塞之請亦得以自荅使其議不及于朝廷而其閑暇則收羅天下之俊才治其戰攻守禦之策兼聽博采以周知敵國之虛實凡事之關於境外者皆以付之如此則天子與宰相特因其能否而定其黜陟其實不亦甚簡歟今自宰相以下百官汎汎焉莫任其責今舉一人而授之使日夜思所以待二虜宜無不濟者然後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唯所欲爲將無不可者

策略三

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

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爲而制其上今也不然夷狄抗衡非中國之患而每每以累朝廷是以徘徊擾攘卒不能有所立今委任而責成使西北不過爲未誅之寇則中國固吾之中國也而安有不可爲哉於此之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請言當今之勢夫天下有二患有立法之弊有任人之失二者疑似而難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當立法之弊也其君必曰吾用某也而天下不治是某不可用也又從而易之不知法之弊而移咎于其人及其用人之失也又從而尤其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如此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豈足怪哉昔者漢興因秦以爲治刑法峻急禮義消亡天下蕩然恐後世無所執守故賈誼董仲

舒咨嗟歎息以立法更制爲事

賈誼傳誦以爲漢與二

改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與札樂廼草具其儀法色
上黃黻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遜未皇也董仲
舒賢良策曰漢得天運以來常欲治而不更化也後世見二

子之論以爲聖人治天下凡皆如此是以腐儒小生皆

欲妄有所變改以惑亂世主臣竊以爲當今之患雖法

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

非法制之罪也國家法令凡幾變矣天下之不大治其

咎果安在哉曩者大臣之議患天下之士其進不以道

而取之不精也故爲之法曰中年而舉取舊數之半而

復明經之科仁宗嘉祐二年十二月五日詔自今開歲

又云別明經之所舉歷前世而已効比緣其故用廣患
干求其明經科並試三經每經試大義各十道患

天下之吏無功而遷取高位而不遜也故爲之法曰當

遷者有司以聞而自陳者爲有罪

嘉祐二年五月己亥詔審官二班院文武

官薦皆自長文字乞遷勸轉官有妨廉節自今更不許自陳其任西川廣南官談滿前三月餘路前兩月令本院預本此二者其名甚美其實非大有益也而議者欲

以此等致天下之大治臣竊以爲過矣夫法之於人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法之不能無姦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樂也先王知其然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苟不至于害民而不可強去者皆不變也故曰失在任人而已夫有人而不用與用而不行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其失一也古之興王二人而已湯以伊尹武王以太公皆捐天下以與之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君不疑其臣功成而無後患是以知無不言言無不行其所欲用雖其親愛可也其所欲誅雖其讎隙可

也使其心無所顧忌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及至後世之君始用區區之小數以繩天下之豪傑雖有國士而莫爲之用夫賢人君子之有所植立昭著不朽於後世者甚多人君顧忌功未及成而有所奪祇以速天下之亂晁錯之事斷可見矣見晁錯傳夫奮不顧一時之禍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斯固未足與有爲而沉毅果敢之士又必有待而後發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而示其可信則彼孰從而發哉慶曆中天子急於求治擢用元老天下日望其成功方其深思遠慮而未有發也雖天子亦遲之至其一旦發憤條天下之利害百未及一二而舉朝喧譁以至其至于遂去曾不旋踵慶曆三年范文正公仲淹爲參知政事富鄭公弼爲樞密副使

宗責成甚切至太平於月之間數以手詔魯公等使
具其事又開天章閣給筆札使書其所欲言者遺中使
二人更往魯之公等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大略以
賢退不肖上燒律去宿弊為本其華奢勸減任子之
小入皆不便於是相與騰芳未幾范公出為河東
陝西宣撫使富公出為河北宣撫使事見李傳此天
下之士所以相戒而不敢深言也居今之勢而欲納天
下於至治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不可以有成也何者
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怠惰而不肅苟且偷安而不知
長久之計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三國志諸葛亮傳評曰諸葛亮
之為相國也既百姓示嚴執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
公道盡忠益肘者雖雖必賞化法急慢者雖親必罰
王猛之治秦晉書王猛傳猛軍攻公平流放尸素技出
刑正才使天下悚然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心凡此者
皆庸人之所大惡而讒言之所由興也是故先主拒關
張之間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諸葛亮傳先主與亮情
好日密聞羽張飛等不

從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飛乃止之特進樊世兵豪也角
傳王猛親龍愈容朝政莫不由之特進樊世兵豪也角
擊猛左右止之遂醜言大罵堅因以此發逐仇騰黜席寶
怒命折之自是公卿以下無不懼猛焉
王猛傳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諸臣皆害其寵尚
書仇騰長吏席寶數譖毀之堅大怒黜騰為甘松護軍
室白衣領長史不後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
上下一咸服莫敢言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夫天下未
嘗無二子之才也而人主思治又如此之勤相須甚急
而相合甚難者獨患君不信其臣而臣不測其君而已
矣惟天子一日慨然明告執政之臣所以欲為者使知
人主之深知之也而內為之信然後敢有所發於外而
顧不然雖得賢人千萬一日百變法天下益不可治
歲復一歲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豈不亦其可惜哉

策略四

天子與執政之大臣既已相得而無疑可以盡其所懷
直己而行道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莫如破庸人之論
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夫治天下譬如治水方
其奔衝潰決騰涌飄蕩而不可禁止也雖欲盡人力之
所至以求殺其尺寸之勢而不可得及其既衰且退也
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故夫治水者不惟有難殺之憂
而又有易衰之患導之有方決之有漸疏其故而納其
新使不至於壅闕腐敗而無用嗟夫人知江河之有水
患也而以爲沼沚之可以無憂是烏知舟楫灌溉之利
哉夫天下之未平英雄豪傑之士務以其所長角奔而
爭利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是以人人各盡其才雖不
肖者亦自淬礪而不至于怠廢故其勇者相吞智者相

賊使天下不安其生爲天下者知夫大亂之本起於智
勇之士爭利而無厭是故天下既平則削去其具抑遠
天下剛健好名之士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不過十數
年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無事也於是能者不自激發
而無以見其能不能者益以弛廢而無用當是之時人
君欲有所爲而左右前後皆無足使者是以綱紀日壞
而不自知此其爲患豈特英雄豪傑之士赳赳而已哉
聖人則不然當其久安於逸樂也則以術起之使天下
之心翹翹然常喜於爲善是故能安而不衰夫人君之
所恃以爲天下者天下皆爲而已不爲夫使天下皆爲
而已不爲者聞其利害之端而辨其榮辱之等使之踴
躍奔走皆爲我役而不辭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如使

天下皆欲不爲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今者治平之日久矣天下之患正在此也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爲也今夫庸人之論有二其上之人務爲寬深不測之量而下之士好言中庸之道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舉先民之言而獵取其近似者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夫寬深不測之量古之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有以鎮世俗之躁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養尊而自安也譽之則勸非之則沮聞善則喜見惡則懲此三代之所共也而後之君子必曰譽之不勸非之不沮聞善不喜見惡不怒斯以爲不測之量不已過乎夫有喜有怒然後有間而可入有間而可入然後智者得爲之謀才者得爲之用後之君子務爲無間夫天

下誰能入之古之所謂中庸者盡萬物之理而不過故亦曰皇極夫極盡也後之所謂中庸者循循焉為衆人之所能為斯以為中庸矣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汗世曰古之人何為踽踽涼涼趙岐注云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往之貌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謂其近於中庸而非故曰德之賊也孔子孟子惡鄉原之賊夫德也欲得狂者而見之狂者又不可得欲得獯者而見之曰狂者進取獯者有所不為今日之患惟不以於狂者獯者而皆取於鄉原是以若此靡靡不立若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也孟子子思之所授以中庸者也然皆欲得狂者獯者而與之然則淬厲天下而作其怠惰莫如狂者獯者

之賢也臣故曰破庸人之論開功名之門而後天下可
爲也

策略五

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臣聞天子者以其一身寄之
乎巍巍之上以其一心運之乎茫茫之中安而爲太山
前漢顧安博淮南王安謀伐南越書云傳之子
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危而爲
累卵劉向說苑云斬荀息聞之上書求見靈公張弩持
矢見之謂曰子欲諫邪荀息曰不敢諫也臣能累十二博
甚如九博子其上六曰子爲有人作之自即正顏色定
志意以恭了置下加九維子其上左右自息靈公扶步
氣息不續公曰危哉危哉荀息曰是三年不危也復有危於此
者公曰顯慶見之息曰力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得耕
汝不得織國家空虛隣國謀議將欲與兵杜櫻亡滅君
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憂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
人不至於此即棄九軍之憂其間不容毫釐是故古之聖
人不恃其有可畏之資而恃其有可愛之實不恃其有

不可拔之勢而情其有不忍叛之心何則其所居者天下之至危也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公卿大夫士以至于民轉相屬也以有其富貴苟不得其心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其平居無事猶有以相制一旦有急是皆行道之人掉臂而去尚安得而用之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故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士大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斂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群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欲分國

以與人而且不及矣秦二世唐德宗蓋用此術以至於

真沛而不悟豈不悲哉史記秦本紀趙高說二世无与

中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高乃使開樂將吏卒千餘

人至望夷宮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

万户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聞樂不顧麾其兵進

二世自殺唐史德宗贊曰德宗情忌刻薄以疆明自任

耻見岳於正論而志受欺於姦諛故其疑蕭復之輕已

謂姜公輔為賣直而不能容兩盧杞趙贊則至於敗亂

而然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

諸篋笥則器與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

手習知其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

夫是故所為而成也天下之患非經營禍亂之足憂而

養安無事之可畏何者懼其一旦至於捍格而難操也

昔之有天下者日夜淬勵其百官撫摩其人民為之朝

聘會同燕享以交諸侯之歡周官大宗伯之職以賓禮

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

宗秋見曰燕冬見曰遇時見曰會衆見歲時月朔致民

讀法如周官董正正歲屬民讀法之類飲酒蜡臘正周官董

鬼神而祭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禮郊

臘以田獵所得禽而祭也以遂萬民之情有大事自庶

人以上皆得至于外朝以盡其詞猶以為未也五載一

巡守諸侯朝于方岳之下親見其耆老賢士大夫以周

知天下之風俗王制天子五年一巡守觀諸侯問百凡

此者非以為苟勞而已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使不

至于捍格而難操也及至後世壞先王之法安於逸樂

而惡聞其過是以養尊而自高務為深嚴使天下拱手

以貌相承而心不服其腐儒老生又出而為之說曰天

子不可以妄有言也史且書之後世且以爲譏使其君
臣相視而不相知如此則偶人而已矣天下之心旣已
去而佞倂焉抱其空噐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臣嘗
觀西漢之初高祖創業之際事變之興亦已繁矣而高
祖以項氏劊殘之餘與信布之徒角馳于中原此六七
公者皆以絕人之資據有土地甲兵之衆其勢足以爲
亂然天下終以不揺卒定於漢賈誼治安策去假設天
下如曩時惟陰侯尚王
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
相蘆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無恙又云十
年之間反者九起然未幾相繼誅滅故天下卒定於漢
傳十數世矣而至于元成

哀平四夷嚮風兵革不試而王莽一孺子乃舉而移之

不用寸兵尺鐵而天下屏息莫敢或爭王莽傳贊云莽
始起外戚折節

力行以要名蓋又乘四父盛世之權故得肆其姦慝以
成篡盜之禍然滿時列侯宗室爭獻符命之不暇况敢

與此其故何也創業之君出于布衣高祖曰吾以布衣

振三尺其大臣將相皆握手之歡蕭曹之徒皆凡在朝

廷者皆嘗試擠擗以知其才之短長披其視天下如一

身苟有疾痛其手足不期而自救當此之時雖有近憂

而無遠患及其子孫生于深宮之中荀子魯哀公語孔子曰寡人生于深

宮之中此謂元成哀平而扭於富貴之勢尊卑闊絕而上下之情

踈禮節繁多而君臣之義薄是故不為近憂而常為遠

患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聖人知其然是以去苛禮

而務至誠黜虛名而求實効不愛高位重祿以致山林

之士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

昔我太祖太宗既有天下法令簡約不為崖岸當

時大臣將相皆得從容終日歡如平生下至士庶人亦

得以自効故天下稱其言至今非有文采緣飾而開心

見誠有以入人之深者

諸太祖一日召石守信王審琦等

駟之過隙所為好蜜費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

使子孫無貧乏耳爾曹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

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置歌兒弄女

日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君臣之間兩无猜疑上下相

交不亦善乎皆再拜稱謝其從此英主之奇術御天下

之大權也方今治平之日久矣臣愚以為宜日新盛德

以激昂天下久安怠惰之氣故陳其五事以備採擇其

一曰將相之後天子所恃以為治者宜日夜召論天下

之大計且以孰觀其為人其二曰太守刺史天子所寄

以遠方之民者其罷歸皆當問其所以為政民情風俗

之所安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其三曰左右扈從侍讀

數而已經籍之外苟有以訪之無傷也其四曰吏民上書苟小有可觀者宜皆召問優慰以養其敢言之氣其五曰天下之吏自一命以上雖其至賤無以自通於朝廷然人主之爲豈有所不可哉察其善者卒然召見之使不知其所從來如此則遠方之賤吏亦務自激發爲善不以位卑祿薄無由自通於上而不修飾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卹民之心孜孜不倦如此翕然皆有所感發知愛於君而不可與爲不善亦將賢人衆多而姦吏衰少刑法之外有以大慰天下之心焉耳

經

進東坡文集事略卷第十五